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九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六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此天之經也儒官居賓師之位講道論德靖恭自獻倡率生徒勉爲忠盡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爲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字裏俗所尚者不宗俗所云者不以道也甫弱冠起爲

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羈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忤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瘕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宋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蓋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疎而濂之忽也裔孫殿江等搜葺遺文將謀剞劂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言明祖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

省中明年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諸人有
辭者而公畱居郡庠譜以爲明祖初起未嘗顯絕於元
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張士誠降薦授淮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誠爲太尉而
居侯服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
天白日曉然昭著於天下肯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
世哉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獲與校公遺集因論
公出處之大節以弁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
能辨之不復述也

林餘齋先生存藁序

吾師餘齋先生稱詩於海內者踰四十年推排人世增
垢衰落乃歸然如靈光之獨存迹其所歷之官不足以
稱其志氣而久歷風塵道力愈充發爲詩歌屢變屢上
恢廓自信參一代之風雅而不疑客歲奉大中丞命採
木入閩道過里門太夫人垂白猶健飯提挈羣季拜堂
下問起居歡洽累日夕事竣而還得詩百篇駿伏而誦
之慨然歎吾師之遭際校古人爲獨優也小雅之言行
役者凡二四牡之詩曰周道倭遲北山之詩曰從事獨
賢以今方古是則然矣然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一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憂思詠歎不能自己公義之與私情不可兼顧也如此吾師執虎節以入山服錦衣而歸里南陔可循北堂無恙以視小雅之材不旣多乎駿侍函丈久相提其大者而論則勞臣之職純孝之思斯編於是乎在若夫風骨之適上意義之溫厚鎔式經誥俯仰絕俗海內稱詩者類能言之不復述焉

梁谿父詩序

昔殷文奎標集曰鏤冰邵堯夫名詩曰擊壤尋其命意自署謙辭綜厥指歸頗爲實錄蓋文質參和而雅道與焉儉荒谿俚非質也篠驂虬戶非文也有淵淵之清響有颯颯之雅音詩乃可與言也吾友設林薊林傳詩於其尊人谿父先生先生捫膝自傲遺榮而不滑於天和與其族之二三黃髮莊衿老帶脩花樹之宗會情往興來理出於韻篇無足曲詞寡累句不雕斲以傷巧不率臆以逞辭其於五聲七始之際深矣其於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備矣彬彬乎其文且質也與夫老泉三詩附東

坡以傳伐檀一集因涪翁以著東臯數章得石屏以不
朽後嗣也才將上掩先烈焉先生乃以過庭之雅言著
門內之風教鵷雛驥子方竊毛羽以黼黻 聖時而先
生且放浪於水淪風漪之鄉自比於蘆人戲子此可以
徵其所詣也已

梁谿父桐乳齋詩集序

錢塘梁先生谿父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擇其可傳者以示予曰詩之教廣矣海內之稱詩者衆矣鋪陳終始排比聲偶錯采鏤金陵顏轅謝子病未能也乘孤澹之操標冲融之旨澄心渺慮優柔平中固嘗有志焉惜乎年運之旣往而力之不克以赴也予誦而卒業竊嘗綜括其概而論敘之曰先生之詩與世俗殊往往與道合世俗之詩塗澤以矜富剽竊以弋奇摹擬以爲高岸假優孟之衣冠失壽陵之故步公家之言充塞宇宙先生無是也迹其率臆而言稱心而出寧質毋侈寧樸率

而毋華巧樂天之諷諭閒適少陵之憂時憫俗未嘗捫
捫焉有追赴之迹而其意初不相戾自其壯時南浮衡
湘北揭碣石踐歷嵩華廻旋宋衛之郊舟車刺促崎嶇
登頓壹以詩爲職業以抒寫其牢愁抑塞之況故道力
愈充性識日廣而不自知其運之阨也旣而聞詩對易
誕育夔龍朱虎之賢爲國風雨 寵命洊至 存問數
臨海內隱然以國老相期望先生方侶漁童狎蕘豎放
浪山水紹康衢擊壤之謠說者以爲遺榮忘勢矣而不
知其拳拳忠愛每飯不忘感激思奮之忱時時流溢於
行墨此豈可沾沾僅以紬繹性情雕刻物理者相比絜

哉予之習於先生也深而辱先生之下交也厚猥以不
文之辭發先生夙夜之微則知是編非特爲梁氏之所
世寶凡屬戴高履厚者希光而誦法之其庶幾知所樹
立也夫

鄭筠谷詩鈔序

自昔專於經者皆拙意累辭不工爲藻繪之語在儒林傳者西漢迄於南北無慮三百餘人覈之七畧之歌詩七錄之別集概乎未有述也崇聲律者唐爲最孔陸馬賈啖趙諸儒迭生其詩亦未嘗一參風雅之席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詠性天發揮理道譬猶蕢桴葦籥以爲樂羹藜飯糗以爲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朱子超然一洗道學之障清詞麗句矯訛翻淺暨後鶴山西山揚芳樹軌左右采獲始爲經術中開設徑遂元趙子常明王伯安等承其流乃益闕以肆矣

今之稱詩者漁洋長水其巨擘也木瓜之解釋圭之文
九鼎一鑿於經籍中輒欲染指是詩人之說經非窮經
者之經也堯峯襲疏家郭廓塗飾文集欲以欺世之不
窮經不讀古者論未絕喙而固陵毛氏已掎其後矣姚
江黃太冲甬東萬季野安溪李文貞公經學昌矣餘事
爲詩不免儉楚豈果材力之不可兼哉余後進詞館及
見前輩通經者尚可更僕曰吳江惠氏仲孺桐城方氏
望溪當湖陸氏陸堂錢塘鄭氏筠谷望溪爲詩見哂於
劉西谷仲孺亦不肯墨守研溪之家法陸堂乞歸著述
以詩教倡導後進鑽貌草木理豐而詞富若其清鬱勁

挺驂駕韓杜則筠谷先生較之爲優杭於東南爲詩國
非今有言剡源戴先生之言也清能靈解人自爲家家
自爲集者不下數十輩以語實學未有先吾筠谷者也
筠谷儲精覃思近三十年開先聖之窾奧抉前儒之藩
籬深造而疾赴之宜若不暇以爲詩者及其瀝思鏘辭
出剩技以主敦槃之會則又矜奇鬪險能事獨絕夫爲
詩者旣以經爲委曲繁重之術而不敢以嘗試專經者
又以詩爲佻小纖薄之技而不屑以用心書云詩言志
歌永言記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不能詩於禮繆
古者風謠備而成經其源本合其末流益分兩者遂若

柄鑿異施之不可相入是不知有四始六義之旨也以
筠谷之經術湛深固不藉能詩以自重卽以詩從容諷
諭優柔平中已極比興之能事則異日庸知不附經以
傳方余歲庚戌之試於禮部筠谷悉舉其平日所爲詩
而督之以序有諾責者八年矣今年筠谷視學江北遠
走書幣來理前諾余經業未成不根之論可以爲斯集
標榜乎爲述前古經儒之通於詩者以復於筠谷使天
下讀筠谷之詩者毋徒以其詩亦令世之專於經者知
言詩非經外事也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宜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郢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琴升歌於清廟諸于繡襦被袪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

詩以抒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
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嗛於皮傅莊生取譬於
輒囊往蹇來連誚均荅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溲章句
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慳其得已於言平浚之乎
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遊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
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
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
不復以贅也

李觀察蓮塘詩序

登高能賦毛萇列於九能之一班固又謂登高能賦可
以爲大夫夫必能賦而後可爲大夫則世之可爲大夫
也僅矣宋玉之稱大夫固也靳尚亦稱上官大夫何也
固又云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
夫言其實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不能
賦者以其命於天子亦可謂之大夫公羊之義例也觀
察壽光李先生爲大夫於吾浙以溫栗敦厚施惠政於
甌括吾嘗獲與之交而以詩相質夫以其爲大夫也而
交之是劉孝標所謂勢交也卽以詩交之則猶鄰於以

術于人詩爲結納之物人已兩喪矣然嘗徵諸列國之
大夫七子從君以寵武賦褰裳賦野有蔓草斷章取義
有投繯獻紵之風有攬環贈珮之好則以詩諭其志猶
爲近古先生之詩不以塗澤而滋巧僞忠信以學禮脩
辭以立誠可以事君可以信友洵矣其能賦也可以爲
大夫不媿矣雁蕩海內奇觀也近在所轄之內知之而
不登是謂俗吏登之而不能詩是謂俗人先生不靳免
乎二者之譏一再登焉一再詩焉盡洩其胸中之奇但
自殫其登高能賦之實而已余嘗以詩自負高如雁蕩
曾不得一陪遊屐宜爲山靈所竊笑而先生不之鄙絕

轉請序其遊歷之詩益惶悚而不敢逆命塞默低頭甘
以此事相讓爲志其區區之私如此若吾二人之交或
以詩或不以詩隱微心術之間彼此相喻故非凡爲大
夫者所能盡知也

張參議春暉堂詩鈔序

張參議卜臣以三韓世胄襲領鑾儀尉奉

詔賦詩受知

先帝銜

命使高麗者三濟鴨江而東凡川塗城邑之經歷莫不
遐矚遠眺瑣綴詳記一寓之於詩定法使臣筵宴凡二
十一次費靡鉅萬悉拒不受又移文免其騶騎之隨行
者事聞稱

先帝明意遷官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兼補參領嘉能
柔遠也夫朝鮮陳疇之裔俗知禮讓聲明文物爲東洋

諸國之冠自非鴻儒鉅生鮮克稱輪軒之任者然歷稽
在昔孫穆類事徐兢繪圖諏詢之職爲無忝乎爾至若
宣播

聖化勤恤遠彝蠲無藝之驛騷持國家之大體使遐方
疏俗莫不稽顙樹領而誦洪德則是行豈不於古有加
焉已而扈從熱河在屬車豹尾間摘華採藻月無虛夕
石匣鎮之葉亂風蕭古北口之草香沙暖楊祠畫壁雪
涕忠魂彌勒慈雲參禪慧水捲霓旌於水淀凝霞彩於
湯泉玉振金聲搜幽遐而紀壯麗蓋壹以導揚

主德垂跡久遠爲能事今年余以事至閩先生方以參

藩來提調省闈事謂余知詩虛已下詢不自雕厲上溯
魏晉宗三唐而祧兩宋歸於清道深亮而止而猶以操
觚率爾爲兢兢今讀其詩心澄語密優柔而平中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有是哉其有是哉詩之刻在癸卯吾鄉
人沈用濟方舟實爲之序君復以詔予申誦古道比儼
鴻製輒敢撮其大概以飲助方舟之所未及敘者焉

翁霽堂文集序

江陰節義之鄉有淵懿純篤脩潔博習之君子曰霽堂翁先生讀書經世務以詞學經術屢列大吏之薦牘天子知其名氏將召而收用之而絀於時命給大廷之筆札條石渠之異同皆以病不能與退而結茆於青山之陽將遂沒齒焉而霽堂已年幾大耋矣霽堂負美才工辭翰往來江淮之間霰集雪零舟車刺促將爲畜妻子營衣食之謀并其窈眇密栗之思連蹙英絕之識曄曄絢爛之文采悉舉以供有力者之用其所爲扞性情導勤苦夷猶而自得者十曾不得二三存焉獨其說

經之文則以自伸其獨見而又爲當世之所不好故僅
而得全嗚呼其可悲也已今河道總督東軒高公方正
以律已予告禮部侍郎歸愚沈公和厚以接物有古大
臣之風皆於霽堂爲深交將盡刊其所爲詩歌雜著以
托之久遠所以尉薦霽堂者至矣霽堂過武林揖予而
請曰微子言則無以申吾之微隱而荅二公之殷勤有
是哉吾以詩若文以衡量霽堂而霽堂之生平見不若
以霽堂之病衡量霽堂之詩文而霽堂之生平愈見霽
堂少嘗失血以是終其身而不得寧息方病發時隱几
臥伏面無人色千詩百賦誅求踵接霽堂揮霍應之精

氣奕奕橫貫紙墨曾不異居常無病時且若較他人之
不病者而尤工且密焉漢司馬長卿善病所造如大人
子虛諸賦沉博絕麗每奏一篇帝輒稱善王仲宣體弱
而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史以爲正復精意覃思
亦不能過霽堂之才何渠不若長卿仲宣令其力疾以
應 明詔必有一當而猶嗛嗛慮無以稱側席之求而
副舉主之薦其矯然不欺其素於茲可覩矣若夫治經
之難與詩若文恒相妨六代之文人三唐之才子疎於
經術者十嘗八九自兩漢以迄李唐受命之初所謂南
北諸儒又皆樸遯而短於藻耀洵乎能兼之者之難也

霽堂之於經穿穴牢固搜釋幽滯析羣言之精發諸儒之覆雖號爲大師者猶不能窺其窾奧而指其玷尤其何所暇而得若此意必其隱几臥伏時冥心孤往深探而樂玩之而後乃能臻此純粹以精之一境矣吾所謂以霽堂之病衡霽堂之詩若文而生平乃愈見者此也東軒歸愚二公深於經者也東軒以經術治河悉其源委曲折而安瀾自奏如程泰之之論禹貢歸愚以經術論世熟於比事類情而美刺自陳如劉原父之權衡春秋是二者余兩無所處也於霽堂之歸輒以荒唐曼衍之辭當枚叔之七發庶以起霽堂之疾其可乎

趙谷林愛日堂吟藁序

余少時銳意科舉之學先師又禁不得爲詩後得交於趙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園亭甲於通邑其時沈个庭符藥林兩詩人皆主其家嘗所往來吳明經繡谷厲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則蔣徑之羊求也霜宵雪晝時過二林吟屋效劉白之倡酬鬪孟韓之聯句余乃稍稍自見谷林結體清醇口無凡語余望之若寥天之鶴戲海之鷗而不敢狎也旣而藥林意林就京兆試余亦疲於續食个庭繡谷皆歸道山風流雲散青鐙竹屋之歡寒吟曳袖之態已如前塵昔夢不可捉搦谷林應詞科北上浮

沉人海淹忽三年以批風抹月之胸懷出障籠持籌之
下計風塵委頓意不自聊藉雕鐫五七字以遣日余與
勾甬全吉士謝山在詞館吳通守東壁以與脩三禮畱
京師每會合必有詩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蘇端嚴武
也未幾伯兄司空以年至縣車谷林折閱而歸歸而脩
韋家花樹之會從兄弟松谷崑圃咸集谷林則謝庭之
羣季俊秀也余落莫子居方藉谷林以附庸風雅天不
憖遺又弱一个謂之何哉嗣子誠夫編其遺詩一十六
卷請余序之顧望蒼茫曩時推襟送抱諸宿老無一在
者卽欲辭讓而不可得淒然攬筆不禁涕泗之橫集也

閱蓮峯雙清閣詩序

閱華蓮峯氏以詩名江淮者二十年遞變遞上深造不
已然蓮峯未嘗敢自名強名之則曰吾非能詩吾固有
所受之蓋其稟母夫人姚之教爲多云嗚呼獨詩也與
哉可以教孝矣母夫人賢而蚤寡淬厲蓮峯以學縱之
與碩人魁士者遊凡詩人之蒞揚者高門縣薄日無不
趣退而不能不就蓮峯氏投壺習射分題刻燭以爲笑
樂母夫人庀治酒食以寵之蓮峯詩道宏刻厲清作冰
雪吟壇客座有所見聞入以證諸慈訓默而益參風雅
之正變琯鏡元化吐納羣言敵者隱隱若堅城不可撼

卽以予之不能詩而貌爲能知詩者瑟縮窘迫愞懼而不敢出手則蓮峯之詩之工可知矣間嘗論之詩三百篇皆主人倫其間孝子所述若南陔白華則又有篇題而無章句必待後人補之而始備若北山陟岵諸賢又以行役而不得致養其親爲憾蓮峯雖貧能以潔白爲北堂之奉而因以益昌其詩較之小雅之詩人不可謂非不幸矣雍正乙卯予復有燕山之役蕢飴之供闕焉道出邗溝讀蓮峯詩而滋愧故論其詩而并論其母夫人之所以教與蓮峯之所以將母者

江警堂遺藁序

詩萌芽於閨門而起教乎微渺人倫之際王化之原於是焉備後世鮮通斯義爭以雕刻物理爲貴扇側豔之辭狃猥巧之習繁枝葉而喪本根先王之遺教泯矣亡友江君警堂組修績學所居輒化位不稱德用儒官終鄉之人將以配社門人沐其遺教尸祝至今遺詩滿篋述祖德誥昆弟仁聲義色讀未卒業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夫循乎哀樂之感協乎履蹈之徵浸淫以變其風俗而訖乎禮樂之明備詩之業甚微而所關至鉅惟愷惻元善溫柔篤厚之君子足以持之若警堂者非其人耶

嗣君咸寧欲傳其先人踵予門請志其墓復踵予門請
定其遺詩嗚呼警堂非詩人也卽以詩論卮言曼辭方
盈滿宙合警堂不且噉噉特異哉

許子遜詩序

子遜磊磊有奇氣方貌孫狼子跳梁西陲志慨然以斬樓蘭頭請長纓繫郵支頸築城受降立銅柱表界樹石八幽紀

聖天子明德然後反顧抑鬱不得試偃仰叱咤一發之於詩歌樂府以壯其懷音清而節古讀之乃飄飄乎如奏大人也吾以爲唐之白也殆庶乎雖然爲白者艱幾白者亦不易而其間有天有人餒於才者譬猶高樓大扁竇帙賅貝積滯充叔乎其中亂風而呼而檣帆桅柁力不能運其勢且懸而無所於薄也儉於學者譬猶驂

飛龍駕元虬與之騰躍乎莽曠之野山童水涸積斷草
枯馳騁終日猶漭泆而無所睹也古今來能致離騷之
幽者莫白若而頽波之決則自方於揚馬幾白者匪有
長卿之夸飾子雲之博麗無以爲也故曰有天焉有人
焉且幾太白者曠矣濟南瑯琊暮聲肖吻懂懂膚受一
廊露耳乃能於海南寂寞之區餐風雲吸沆瀣秉白之
馭而參焉嗚呼蓋其難矣子遜之幾白神似非形似也
此匪特吾阿私之而妄歎之而標以爲有鶴天遼夔之
韻惟義興儲丈六雅亦云爾抑匪特六雅言子遜之詩
曰江山無太白遼落一千年睇眄當世舍我其誰蓋隱

乎以替人自任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序七

高願圃小稱意齋詩序

余舞勺之年始從吾師似裴沈先生受經先生端居靜
學不驚泛涉句讀之輕重音釋之諦審偏傍之清劃剖
微茫而析疑似以爲小學之能事也長而合之義疏無
一齟齬而後知吾師經術之醇也迨及成童倍文如瓶
瀉水默字如棋覆局五日之中四日讀經一日授以今
時文歲月不荒老而循理舊業槎枒胸臆而不可磨滅

而後知吾師教術之深也。願吾師不工爲詩，且禁學子
使不得妄作遊于其門者。青襟儒步雖偉然，稱丈夫會
不能雕鏘五七字，以抒情言志，側足風雅之一席。其率
先徙業叛師，敎而開設壇坫者，余爲戎首而張給事柳
漁繼之。高舍人願圃又繼之，張蒼親從荀卿授左氏，其
後變而爲法律李斯，又變爲慘覈少恩源遠而末益分。
勢使然歟？吾師經帷講貫，故以許大事業，相期望不謂
其成就止于此，則初心所不及料也。然有未可概論者，
願圃爲介石先生文孫，介翁從南雷黃聘君講學，吾師
則其高第弟子也。願圃暨尊人惴菴兩世皆著錄師門。

淵源講授若九峯蔡氏之於考亭者願圃經學之遂實
有自來菑畬典訓與世之言詩者固殊吾師家法尚未
墜於地乎孟子說詩括以以意逆志一語其徒孟仲子
公都子遂能言於穆不已之天命雖謂以詩傳經可也
余三人皆以詩起家柳漁與願圃出入省闈駸駸有不
能自止之勢詩工且富固也余泛濫百家茫無歸宿晚
而得悟深明其離合之故深於經者恬吟緩諷之意常
疎而程功趨事之念孔迫始乎記誦中以穿穴終乃沉
潛反覆孜孜矻矻窮老盡氣故不暇以爲詩其能成一
代之大儒傳千古之絕學有由然矣苟爲詩則必鋪排

終始侈張氣燄精研抗墜妃儷青白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慊於心又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幾乎道其爲難也與窮經等及其成功李杜之名不能加於賈孔之上吾師深見特識急於炫世者之所不及窺而巧於逢世者之所目且笑者也柳漁死矣獨知莫曉誰與契其微乎聞余言而不適適然驚者舉世之大願圃一人而已編詩請序遂書此以遺之

張柳漁詩鈔序

余少爲科舉之業與柳漁張兄同研席書先師禁不得
妄有所窺余獨與柳漁耽好聲律竊爲小詩溫麗綿邈
互相聯唱意甚得也逮柳漁發跡清時揚葩揆藻鼓吹
休明爲館閣一時弁冕余亦接武玉堂前喁後于與爲
應和當時擬余兩人者謂生同庚學同師居同官連鑣
方軌馳驟天衢比於古人有競爽之歎已而柳漁持節
滇雲巡方赤嵌身行萬里目營四海覽山川之鬱盤洩
胸中之奇氣礪礪排冝詩境益雄而余局趨轅下浮湛
里門較之往詣不能有尺寸之進譬諸陽泉散葢與濁

漳同出發鳩而漳水包絡原野綿亘千里亂流東注於
海二水涓涓不數里而遂絕同源異流是可援以相況
矣柳漁以艱歸服終將還 朝緝其今昔之作都爲大
集文繁理富凌暴一切以書來屬曰論交於鄉邦則子
爲最舊談藝於往昔則子爲最親可無一言以相益乎
夫柳漁之立身也介而不阿其事君也不回撓以固寵
其爲詩也出入風雅磨礪浸潤以盡其才今茲以往其
務爲民勞洞酌之什以襄采薇天保之治從容諷諭昌
黎所謂作唐一經者實在吾子則詩非一人之事亦非
一代之詩也此固柳漁之本志也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胡鏡舫春曹存藁序

今之禮部詩人之淵澤藪也時則溧陽公爲之長少宗伯桐城公佐之以至潛郎署者人人皆有命世之才鏗旬炳耀詩聲殷乎日下吾友山陰胡先生鏡舫其尤冠倫而魁能者也鏡舫內行脩謹端然輔然造次必依於禮其爲詩也藹然於人倫之際詭譎之旨奇偉偃却之辭侔侔乎不一以道也官主客者三年哀其前後所作題曰春曹存藁間以示余余得取而論之毛詩傳云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自公卿以下至於列士皆有獻詩之責故羣雅之材一百五盛則召公矢音吉甫作誦

次若凡伯芮良夫之徒以暨式燕之嘉賓行役之從事皆能有以自見而布衣樵悴之音獨不得登於雅是詩爲大夫之正業矣至於禮官尤詩之所從出也周官大司樂隸於宗伯九夏之奏皆以雅頌爲節

今天子百廢具修方將作樂崇德以繼咸英韶護之後致鬼神安賓客導歡欣協上下升歌下管宜有淳鴻淵懋之辭鏗鏘幽渺之響揚詡而蕩滌之宗伯率其屬以佐

天子其道將奚先記云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詩繫於樂而與禮相輔使言禮而不以樂言樂而不以

詩其能免於繆與素之譏哉故他官或可以不爲詩而禮官則非詩不稱其職他官或恐以詩而曠曹務而爲禮官者則慮其詩之不工毋以廢職爲念也抑念人雖賢智萬不敢變禮易樂以蹈妄作之愆至於詩則雖小材私智皆得逞其聰明以輕世而肆志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溫柔敦厚之教失非一世矣夫詩豈語言末故哉蜩蟬沸羹之氣根心發事五行條其感名至比數於歌謠草木之妖爲言之不從之咎大師陳之以觀風道人采之以夜誦古嘗有官領之後則里俗之謠諺朋興而廟堂雅頌顧暗伏而不震此詩之所以亂也鏡舫之詩

安以樂安以雅充然有三百篇之遺其益進不懈導揚
主德作爲清廟生民文之聲詩雍容揄揚歌詠膏澤播
之爲治世之正軌勒之成一代之雅樂使夫淫凶過慢
之聲惕然有所正而不敢妄作其爲稱職不旣多乎鏡
舫同官皆能詩告之以吾之所語宜有以恢廓而自信
也

馬思山南垞詩藁序

詩無定格以清貴爲宗有山水之助不有雲霞之情非清也有經籍之腴不有高遠之見非貴也予嘗持是以論今詩泠汰以立幹或迫笮而不揚瀾浪以使才或喧雜而無制清固難貴尤不易也今試諧價於五都之市由倍蓰以至什百千萬至亡等也然而享徹帚者以千金愛己之小璣者至輕江漢之珠規規焉局方隅之見者衆矣至於論詩類然居蓬衣白之士借其憔悴專一以驕人影纓曳組之徒又恢廓其酬恩感遇之作以自壯此皆所謂皮傅也詩也者萌芽於靈府消息於清濁

之源生有胎性性有結習意所感觸震盪迅厲而出之
非善辨者不能喻其微豈況以口舌爭哉吾友馬君思
山自秦中來京師意落落與世殊而爲詩有夙授空妙
以取雋淵粹以敦仁叩之無凡骨接之無佞辭反覆索
之無柔曼靡麗之響余前所標目爲清且貴之旨思山
未嘗不合也思山讀書多擇言能精取友廣而不嫗媮
名執以其詩程其品洵其不媿歟暇日編其詩不他人
請而獨堅求予序豈不以余之言能益思山乎夫不訾
之器莫能名之寶世所震爲貴者惟吾徒立言之高遠
足以抗之思山毋亦務爲其可立者而已矣

沈沃田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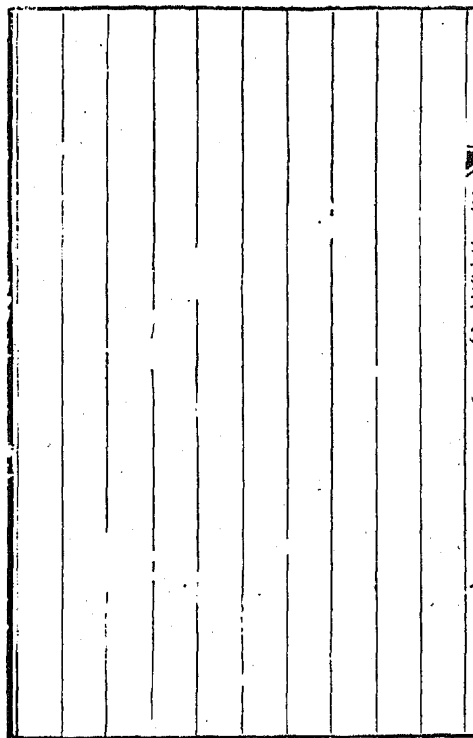
詩緣情而易工學徵實而難假今天下稱詩者什之九
俯首而孜孜於學者什曾不得一焉習俗移人轉相倣
倣卽推之千百萬人而猶不得一焉豈非蹈虛者易爲
力徵實者難爲功乎間嘗遠引三百取其畧可曉者而
諭之楊柳雨雪便成瑰辭一日三秋動參妙諦風人之
致小雅之材茂矣美矣若夫歛幽以紀風土涉渭而述
艱難緝熙宥密參性命之精微格廟饗親通鬼神之嗜
欲斯時情窒而理不得伸意窮而辭不得騁非夫官禮
制作之手大雅宏遠之才純懿顯鑠蜚英騰茂固未易

勝任而愉快也故曰三百篇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何謂學人其在於商則正考父其在於周則周公名康公尹吉甫其在於魯則史克公子奚斯之二聖四賢者豈嘗以詩自見哉學裕於已運逢其會雍容揄揚而雅頌以作經緯萬端和會邦國如此其嚴且重也後人漸昧斯義勇於爲詩而憚於爲學思義單狹辭語陳因不得不出於稗販剽竊之一途前者方積後隨朽落蓋卽其甫脫口而卽瀉不可終日之勢散爲飄風鬼火者衆矣余特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幹而正天下言詩者之趨而世莫宗也或有詰余者曰鴻儒碩學代不乏人

漢之服鄭唐之賈孔未聞有名章秀句流播儒林度其
初亦必執管而爲之蹇拙不悅於口耳遂輟而不爲則
學適足爲詩之累詩人之不盡由於學審矣余應之曰
固也自昌黎有於書無所不讀專以爲詩之譏而盧殷
在唐傳者十一詩則子之說伸矣少陵下筆有神而乃
云讀書破萬卷則子之所云非篤論也自滄浪有詩有
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
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
之事識微之士善持其敝擔斯責者固非空疎不悅學
之徒所能任矣華亭沈沃田先生其今之詩人之砭石

乎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吾與之共學窮年累月而不能究其底蘊吾與之共爲詩胸喘膚汗而不能儀其步趨伏而思寤而歎曰今之人奉之以詩人則羣然喜目之以學人則疑信相半而不敢居沃田之不欲自居於詩人審矣舉世方斷斷被之以詩人之名沃田不能却也余之交沃田也置其詩於不論從舉世波靡之中震而別之爲學人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沃田數十年力學之苦心與數十年學詩之微旨得余一言而定沃田有詩數千篇敦余序者數矣余時過而後學其失一學詩而又不成其失二具此二失而欲論沃田之詩

宜其逡循而不果也然甘苦疾徐之故喻之最深使余
序他人之詩容有不合以之序沃田之詩則無不合也
使他人而序沃田之詩容有不當而以余序沃田之詩
則無不當也而沃田且曰目吾以學則吾豈敢若詩則
吾固有所受矣



俞爰心詩序

俞先生爰心道貌恬愉質朴少緣飾從吾師今大司成
建昌李公來遊京師九衢交通黃埃眯目世方翕翕以
熱先生獨閉廬息影耽吟自樂爲詩高簡刻削無浮習
而有至性嘗輯其生平所可存者署曰卯茗船款乃過
予請序夫款乃者榜聲下上之名施之於蘋鄉葦路烟
水瀰渺之區則習焉不以爲樂及其渡河而北邪許喧
逐舟子斥苦又未嘗不歎清響之難追而勝境之可戀
也先生家錫山惠水間名泉甲天下佳釀供取攜以烟
雲竹樹陶冶其性靈以樵斤漁具消耗其間日以狂歌

雅詠疏淪其結轡汎乎若不繫之舟悠然有忘老之適
一旦舍其所故習彎跽人海追憶昔遊托舟楫以抒其
志其不肯伍於希榮干澤之士可睹矣居嘗竊論今之
稱詩者滿天下而能自持其品者百無一焉品既詘矣
言烏得伸乎品既僞矣言烏得實乎先生之詩卽所以
傳先生之品或者第以其詩是猶菱謳漁唱相激賞而
高山流水之間終漠然無所遇也

潘懷邦枝樓集序

今制縣尉爲卑官其在唐時無皆爲詩人之所棲止常
建薛能趙嘏其尤著者也考當時選舉之制進士起家
由此一途以出者什之三四然殷璠之論建也會致慨
於有高才而無貴位而韓退之亦云猶勝赤尉朝趨尹
則當時風尚薄以爲濁碎而居其位者攀卷槍囊蹙迫
而不得伸其志又可知也同里潘懷邦先生少更危苦
跳身北走踰龍庭絕大幕彎弧躍馬與邊氓戍卒相廁
雜裂膚皸指不敢告哀旣又飛芻劍外躡西爐而渡瀘
水前史所謂懸索左擔之山頭痛身熱之坂靡不周覽

其要害踰越其險阻輪囷離奇磊落抑塞之氣無所宣洩一發之於歌詩擺磨震盪搖眩耳目其間懷明發念孔懷篇尤三致意焉徒以沉埋下位賞其才者或靳其遇荏苒歲時量移荆鄂洞庭始波雪堂月落江山錯磨不無消耗其壯志然較之曩時所歷亦已泰矣晚從七十二沽揚舡南下沙禽水柳體物入妙準杜陵之小樣倣伊川之打油世味旣熟道力逾深息影蓬廬把翫光景而先生亦旣老矣賢嗣宇情思有以傳先生於不朽也手緝遺藁搏醵乞序於余以暨長洲沈宗伯歸愚夫思沉而律細稱量輕重均調玉石余誠不如歸愚若夫

提挈賢豪綜覈名實余於歸愚不能多讓宇情左右采
獲不他人請而獨問之棲遲衰鈍之二老其亦知所決
擇矣乎余聞先生尉長寧時剗惡灘之險惠利民生者
甚大宇情夙稟庭訓施於有政循聲四布詩亦婉麗有
家法先生落托一官馳驅萬里屈於身者將於宇情乎
取償焉宇情其益勵厥脩哉

馬半查南齋集序

文字之難莫難於潔其非標舉新穎增削字句之謂謂夫性情遠而氣骨道也柳子厚之論文也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文之不潔者莫太史若矣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太史采虞夏之文全載於策而周書概從刊落甚至以文侯之命爲晉文公潔者固如是乎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太史掇拾左氏而其不合於左至五十二事之多魯衛晉楚之世家參之年表牴牾舛繆何慮數百件文之潔莫潔於子厚矣而低首下心岸然品目之以潔而後世莫敢議其非所謂性情遠而氣骨道者惟太

史足以當之而不愧也矣此言文也而詩尤難魏武之沈雄越石之清剛潔也潘陸以藻麗參之而亦潔靖節之冲澹康樂之自然潔也顏鮑以緝采參之而亦潔辟之埃塩全集哇咬間作遺世獨立之仙振衣長嘯與天風海濤相應和而羣響皆寂此豈與夫木客之清吟幽獨君之夜語風蟬露緯之鳴趨而以不食烟火爲潔者比乎吾友馬君半查志潔行芳秕糠一切太史所謂皜然泥而不滓者也詩不立異亦不苟同醞釀羣籍抒寫性真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鮮榮撻九華之雲不足以方其縹緲煦西顛沆瀣之氣不足比其清神而澡魄

舉一世之工於詩者吾未暇以悉數也以吾黨論之姦窮怪變震眩耳目才力之雄過於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闐坐孤鶴掠空夜氣旣清天心來復半查溍然寫孤韻而抽清思釋躁平矜凡襟盡滌學之無從追之不及微芒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絕塵壒之外孰與析其旨乎半查抱桓山折翼之痛過時而悲頽然就老余亟勸其自定一集以遺後嗣故特標潔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題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願與天下之深於詩者共論之至或議吾爲阿私之好豈暇屑屑辨哉

邵屺雲然葉齋詩序

康節邵子之學淺學所不能窺彊學所不能企觀物外
篇幾於一字不解吾非不學者也蓋其難也至其詩脫
口而出無深文無棘句若人人可以學而至又若人人
可以不學而能者難與易之間吾試一論焉凡學有難
有易而究皇極之微則甚難詩有難有易而爲擊壤之
詩則甚易姑以詩論其出之也甚易而其初必備歷諸
艱盡心養性一難也察物觀變一難也選聲作色一難
也乾坤清氣散入心脾閱歷之深夫而後妙手乃能偶
得以爲易而不知其有甚難者立乎其先也屺雲學博

康節之裔孫也。祖述經世之學，手鈔新會黃氏之解，而能指朱隱老之非，探幽極微，其學可謂不畏難矣。自其少時，卽以詩鳴浙東吾縣，而擬之以爲，或有擊壤之餘風焉。與之論詩，而其言曰：唐司空圖之品詩，也有曰：空山無人，水流花放，其境可會其詣，不可說也。請以詩證之。風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雅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是乎。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陶之悠然見南山，謝之池塘生春草，不假安排，不待思索，皆水流花放之境也。其易也如是。夫三百篇垂之爲經，章之爲教，經大聖人之刪定，果若是之。

易明堂清廟何以登聘問燕饗何以贈天神人鬼何以格非夫淵懿卓鑠炳焉與典誥同風固無以與乎三百之數也且詩之道結體貴莊莊則不佻造意貴慤慤則不支削句貴重重則不剽斂之欲其純縱之欲其肆優而游之恐其趨數也固而存之恐其閔以奄迤爾而隕也如挽強不審固矢去疾而不能射疏及遠也如捧盈不車輪曳踵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矣韓愈氏之言曰六字常語一字難愈蓋能爲其難者也吾亦爲其難者而已矣若其易吾祖能之而我不能也讀其詩句鍛季鍊不恃利於齒牙不緣襲於口耳與其所論若陶冶之歸

挺埴登岱諸篇雷霆精銳走集筆端貞之金石大書深刻而不媿信矣乎其難其慎而後得此矜鍊之一境也自今伊始余得以正告於人學者毋務求其易姑循此雲之所難者而從事焉其於詩也思過半矣

席寶箴遺詩序

唐制中書與翰林爲兼官故知制誥者必學士兼舍人之職宋始判爲兩途元設翰林承旨事權與宋參知政事相埒猶循唐之遺意有明中葉翰林官謝遷以五品岳正以編修均得入閣雖無堂屬其統於宰相之尊則一也 國朝立賢無方二途皆以詩與楷法進得氣以去皆可以至卿相然其間總以進士一科爲限斷中書得第取大魁如拾地芥否則詩雖杜韓楷雖虞褚循資平進優則晉侍讀轉主事與他途較俸等或謁選人例得外郡司馬迴首觚稜真如天上頭銜手板奔走上官

終其身汨沒於下僚者衆矣吳縣席君寶箴余同年友也詩蘊元和大歷之風骨秀采葩流神鋒玉映出而與翰苑之名能詩者相角莫不望風而靡未有與之抗手者也一時同官錢唐有金志章張湄華亭有葉鳳毛灸硯聯吟金春玉應鳳池梧閣之間蔚然爲風雅之大宗開設壇坫寶箴之功尤偉恭惟

聖主文德武功立隆千古導揚休美歌詠駿烈必有振古之才如漢王褒揚雄其人者在

帝左右從容諷諭被筦弦考金石作一王之雅垂之永永無極使寶箴獲此遭遇摘毫殿陛之側挾藻雲霄之

上必有以勝任而愉快不謂其一官落托垂垂以老乞假旋歸不復再出厭承明之廬爲五湖之長意其中必有大不釋然者今讀其詩和平安雅意益厚氣益靜味益純深知其所志者大身在禁中欲與希逸元暉二謝爭一言片字之得失初不以木天咫尺可到而不能到爲意也寶箴歿旣十年兄子彥龍遊宦吾浙將刊其遺詩而以余爲能知寶箴者輒來督序四十年來海內知交零替殆盡余獨蹉跎不死慨慷而原良友之心跡或亦九原之所心許生死交期千秋不易余亦可藉手以塞彥龍之請矣乎

王清暉詩序

清暉爲弇山先生小弱弟聳肩而吟曳袖而往倚其兄
若蟹馱鄉人以方開封兩蘇臨川二危清暉顧獨好遠
遊遠遊者將以壯其詩也少嘗擊楫於九江彭蠡之墟
盡掇其山水之秀以歸已復從弇山入閩陟峻嶺度危
谿琇琢美句以壯其登臨而猶鏘而不已日有程督將
斷至於古之圖靈光銘劍閣者而杭子猶然笑之蓋夫
遊之爲道一境則垌野林麓屢易其形一日則舟車室
廬屢遷其處足跲於步目疲於照而欲夷猶容裔以達
其趣蓋其難矣其或境過事遷超然有得所謂妙言奇

句顧得之於偶而非其常所可恃者也假可恃以常矣而其所謂有得焉者又豈果皆妙言奇句而盡慊於心者耶故嘗竊言詩可以壯遊而遊不可以爲詩重清暉曰有是哉吾以詩故將禁不得遊乎吾以遊故將禁不得詩乎今夫邑之部婁不足誇也將必擇隸鬼而登焉里之潢汙不足數也將必擇滌沉而瞰焉家之猥巷葑屋不足瑣篆也將必擇名都之崢嶸閎麗以寥朗其心目焉以吾之擯落於耕父漁豎也亦旣歷有年所而詩若惝曉而無覩迨壯於遊而後其道乃始益工故吾之詩與凡爲詩者有間而吾之遊亦與凡爲遊者有間杭

子聞而趨之遂書以序其詩抑更有進焉清暉貌懦而氣銳無驚於遠無速期於勝人閉門却軌尋往籍之經術而紆迴之而馳驟之則有見若隼鬼者矣見若漭沆者矣見若崢嶸閎麗者矣深探而力索益可以開廣其心意而增長其志氣以是爲遊不旣多乎夫詩其淺淺者也